

登泰山赋

□赵彦国



泰山云海奇观宛若瑶池仙境。 记者 陈阳 摄

吾本齐鲁游子，寓居金陵三十余载。身为他乡客，简居深巷里。泰岱萦我梦，醒来泪湿衫。忆往昔，负笈南下问学勤，看今朝，文化惠民守初心。今甲辰重阳，余自宁归乡省亲，仰观道登天门路，凭栏而立望沧海。国泰民安天下事，都在担当有为中。

泰岱者，华夏双遗产之地，乃五岳独尊众山之雄也。夫历代帝王封禅以告天，文人雅士登临以寄志，庶民信道朝山以祈福，皆缘此山可载心志、化人文。余晨起漫兴，步自岱庙，抚秦皇封禅之碑，苔痕蚀古；览汉武驻蹕之松，黛色参天。登五凤之楼也，北望其势，则有气吞西华，力压南

衡，兴驾中嵩，秀超北恒。悟其内元气淋漓，蕴浑然而含朴；体其外气象磅礴，接苍昊以垂光，坤轴嵯峨，镇东溟而拄南天。遂拾级而行，快意满怀，虽有步履渐缓，身乏力疲之感，然初心终不怠也！稍事休整，驻足远望，实乃一派壮美图景也！十八盘险峻，似天梯垂碧落；玉皇顶独峙，若玉阙耸烟寰；旭日初升，金轮齐驾洪涛；暮云欲合，紫雾渐融画障；松涛漱石，鸣环佩于千岩；瀑水飞虹，曳锦绣于万壑。

忆吾垂髫之年，随家尊初登泰岱，先游岱庙，继而由红门启程，穿林越涧，听山僧说经；蹑雾攀萝，看挑夫担货。及至绝

顶，见云海翻涌，恍若蓬瀛；天风浩荡，欲乘鸾鹤。父谓余曰：“山之雄者，非独其高，当因其聚天地之正气，涵古今之幽情也。”彼时童蒙，未解深意；今经世练，心悦服之。自吾来石城，每见钟山葱郁，辄念岱宗崔嵬。秦淮月圆，难消齐鲁之梦；吴带当歌，犹忆东鲁之风。每逢归乡，凡至岱顶，必拜谒玄宗《纪泰山铭》。摩崖佳拓，亦常置案头，心追手摩，渐得浩然之气，观其墨色，如见黄山氤氲；抚其肌理，似触书道沧桑。

嗟乎！卅载金陵梦，今鬓已斑斑；云山虽隔，心犹耿耿。然则山川有域，艺境无疆。泰山之

神，仰之弥高，而吾心中之神，不在石，不在松，不在人，在乎游子素心也。泰山之高可励吾志，泰山之稳可安吾心，泰山之厚可养吾神。当其春阳萌动，秋高气清，吾心将随高铁之飞驰，面北而歌之：愿吾乡无恙，岁稔年丰；愿吾亲安康，笑语满堂；愿河晏海清，命运共同。待他日，退归故里，必再策筇杖，登绝顶；观日出，听松涛；寻旧踪，觅初心；建书院，传文脉。庶几则不负此生，不负岱宗之滋养也。

时甲辰重阳日泰庐赵彦国于桃花源漫记之，同行者惟明君、良友、嘉朋三人耳！

吊瓶下的老父亲

□刘铁顺

今年教师节，我的父亲见不到节日的鲜花，听不到学子们节日的祝福。此刻，他正在干净、整洁的病房里，躺在吊瓶下，接受软管为他输送的维系生命的药液。多种药物的混合物，通过细细的软管，分散成点点药滴，缓缓地进入父亲的身体。每一滴药液轻轻滴落下来，轻巧地只留下丝丝波纹。几瓶不同颜色的药输进去，父亲虽然还闭着眼睛，但脸色逐渐恢复了往日健康的光泽。

父亲196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数学系，服从组织安排，离开他成长的城市青岛，只身来到泰安第四中学，从事数学教学工作。25年间，他从一个青涩的年轻教师，成长为教学名师，教过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，桃李满天下。记得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些年，各个学校都成立了尖子班，集中整个学校最好的师资，对有希望考取大学的学生加大学习强度。学生除了正常的课程外，还要做大量其他省、市的高考真题及高考预选题，里面有很多偏题怪题，有些函数或几何题甚至几天都做不出来。父亲是每届数学老师的第一人选，除了正常的教

学工作，下了晚自习，父亲还要到油印室对第二天的教学资料进行刻板、推印，常常忙到深夜才进家门。偶尔过个周末，天刚刚放亮，家门口就有许多的学生在等候答疑，父亲会热情地把他们请到家里，耐心地一一解答，直到他们满意而归。父亲不经意地对我说过，他有十几年没有休过周末了，感觉自己内心非常疲惫，亏欠家人太多了。可看到学生们陆续考入理想的学校，父亲会独自去往北潭河边，尽情唱上几首属于那个年代的歌曲。

泰安四中在泰城以东25公里的范镇，是一所典型的农村高中。那个年代，农村学校都比较落后，体育课只有几个铅球、标枪可以使用，像篮球、排球之类都是教学用具，不能用于比赛。音乐课也只是唱唱歌，没有一台正规的键盘乐器。可是在泰安四中晚自习前，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《三套车》《喀秋莎》等苏联名曲在手风琴的伴奏下，总是能准时划破春夏秋冬的夜空，在农村学校的操场尽情回荡。父亲左手按着和弦，右手按着键盘，眼睛凝视着远方，耳朵

聆听着音符的碰撞。几乎所有的学生、部分教师及其家属都聚集在操场上，有的大声歌唱、有的跟着哼唱。这台手风琴就是那个年代的“根服务器”，它让每个学生发出了向往美好生活的讯息。这个时刻，是父亲最放松的时刻，也是学生在学校最留恋的时刻。多年以后，许多学有所成的学生回校看望父亲，动情地说：“老师的数学课帮着我架起了成功的云梯，老师弹奏的音乐也让我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家园。谢谢老师的精心培养，我会永远记住那段经历，会把正能量继续传递下去。”

后来因为工作需要，父亲调到了泰安技师学院工作，退休后和母亲生活在学院家属院。看看书、写点笔记和小散文是他每天的日常，年龄大了，手风琴早已尘封多年，但拉二胡是他每天的必修课，有时母亲高兴了，还会跟着唱上几句。儿女们定期回去看望他们，谈谈工作，聊聊生活，偶尔打打牌，老两口过得幸福而又安逸，可父亲对晚辈的关心和教育却始终没有减少。记得8年前的年底，老父亲刚刚过了80

岁生日，青岛的表弟来电话说要来看望舅舅。父亲独自一人到银行取了4000元钱，准备给表弟的孩子包个红包，剩余的作为他用。钱取到手后，父亲想把它塞到外套的内口袋中，结果没有塞到位。父亲从银行出来，一路走，钱一路掉，他还随手捡到了600元，交给了技师学院门口执勤的警务人员。直到警务人员的电话打来，儿女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我们兄妹怕父亲难过，悄悄垫付了3000元，加上退还的600元，让警务人员交还给父亲，说是其他人捡到后上交的，这也是一个至今瞒着父亲的“谎言”。警务人员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们有一个令人尊重的父亲。”

父亲老了，岁月夺走了他的胶原蛋白，让他的腿脚不再灵活，体检报告上有了很多加减号。定期躺在吊瓶下，是他生活的必修课，也是他长期工作透支身体的特殊印记。老父亲，请您安心休息吧，您太累了，儿女们会像您一样，努力工作，继续传递正能量。请您放心，我们永远会陪伴在您的身边，让您有一个幸福的晚年。